



陈尚君 著

唐詩求是

上



复旦大学
古代文学研究书系

陈尚君 主编

陈尚君 著

唐詩求是



复旦大学
古代文学研究书系

陈尚君 主编

2018年上海文教结合“支持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
资助项目

自序

人生如过隙。四十年前的今天,我决定以在校生的身份报考研究生。经过两场考试,秋间入学,开始专业研究,不觉已到暮年。其间有十年治史籍,五年做行政,主要精力都放在唐诗研究上。最初的成绩有1992年出版的《全唐诗补编》,中间一段拟与人合作做全部唐诗的校理,投入甚多,终觉不爽,最近十年决定自己做,不久可完全定稿。回头看来,一路跌跌撞撞,很辛苦,也有很多愉悦。蒙师友指点,得际遇风会,享时代恩惠,也未曾敢懈怠,若稍有成绩,也算不枉此生。

说起来很可笑,我初读《唐诗三百首》,还是1971年在农场做知青时,借来的,大会时翻看,被点名没收,至今想起来仍觉心痛。起点如此不堪,后来专治唐诗,最初是得本校老师鼓舞。研究生第一学年作业,朱东润师出题“大历元年后之杜甫”,我穷尽文献,提出杜甫为郎离蜀的新说,蒙老师过奖,大增信心。王运熙老师授基础课,指示治学途径,初知文献学之功用,最初几篇发表文字也蒙王老师推荐,理解了自己还不是全无能力。陈允吉老师推荐我考研,他对唐诗独到的观察与思考,每每与我详谈,令我神旺,虽不能及,心向往之。时代剧变,学风新替,学术多元,我选择了以唐一代基本文献为研究中心,据群籍以网罗散佚唐诗唐文,力求掌握全部典籍以考察诗人生命轨迹,以老吏断案般的严酷考证清理明以来累叠的唐诗文本,最终希望完成唐诗可靠文本与文献的重建。在这些过程中,阅读了夏承焘和傅璇琮,体会梳理诗人生平的不同方法;阅读了陈寅恪和岑仲勉,体会史家的立场,学会据常见典籍提出新说,学会掌握全局文献作细节研究;阅读了陈垣与余嘉锡,理解掌握目录、明晰史源对治学之重要;阅读王国维与梁启超,理解学术的源流和博大,理解专题研究务必追

求之深入与穷尽；阅读逯钦立、唐圭璋与孙望，体会断代诗文全集的编纂办法和学术追求。还可以提到许多，近年出了《转益多师》和《星垂平野阔》两本小书，表达我对许多前辈学者的敬仰之情，以及对他们治学方法的体认。我曾认真揣摩过各家之治学方法，比如岑仲勉，曾做过多篇与他同一题目之文章，心追力效之。尤其应该说到的是，我从1986年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参与一系列大型著作之编纂，得以结识师友，商榷学术，互相激励，逐次提升。周祖谟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我最后参与，所写条目数达全书之半。傅璇琮先生主编《唐才子传校笺》，我与他熟识时全稿已约出，在他鼓励下，陶敏先生与我合作完成第五册补笺。我常有感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中国近千年唐诗研究史的黄金时代，治学方法追求回归唐代，将史学方法引入文学研究，对作者生平、作品真伪、文本还原、事实阐述等方面，大大突破了明清两代为一般阅读而汇选评点唐诗的局限。多位师友已先后离世，作为这一群体中相对年轻一些的我，深感有责任将一代人的工作加以汇总，让一般读者都能便捷地理解这些成绩与突破，最近十来年一直致力于此。

收入本书者为我多年有关唐诗论文之结集。各篇均为有特见而写，没有具体的写作计划，但幸能各得心解，有所创发。分为几个单元。一为以《全唐诗》及补遗为中心者，有关唐诗通说通考者亦存此，二为作者专题，三为专书研究，四为唐诗文献叙录。各篇仅作文字讹误的校订，一般均保持原来发表时的面貌。惟《〈全唐诗〉误收诗考》《殷璠〈丹阳集〉辑考》与《花间词人事辑》三篇，1997年收入拙著《唐代文学丛考》时有较多增订，故选用第二稿。《二十四诗品》辨伪文章较多，仅收入较晚所写一篇，以存鸿迹。最近十年尽全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几乎对唐一代所有作者、所有诗篇都有新的认识，完成定稿大约仍需一二年时间，本次只能订正旧说中的明显讹误，难以全部参取，敬请读者鉴谅。

南宋彭叔夏著《文苑英华辨证》，自述以“实事求是，多闻阙疑”二句为治学格言；清劳格则取“实事求是，多闻阙疑”二句置于座右。力不能

及,心向往之,为本书命名之所自。

高克勤社长支持本书出版,责编刘赛、彭华多匡我疏失,夏婧博士代校阅部分校样,徐俊兄再赐题签,谨此一并致谢!

2018年3月4日写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目 录

自序	1
唐诗文本论纲	1
试论《全唐诗》《全唐文》校补的成就与缺失	13
《全唐诗》误收诗考	28
《全唐诗外编》修订说明	79
《全唐诗简编》述评	136
钱锺书先生对拙辑《全唐诗续拾》批评的启示	144
《全唐诗补编》以外新见唐五代逸诗辑存	152
伏见宫旧藏《杂抄》卷十四中的唐入逸诗	164
最近二十年新见之唐佚诗	173
最近十五年来出土石刻所见唐诗文献举例	182
八十年来的唐诗辑佚及其文学史意义	188
《唐五代诗纪事》编纂发凡	206
唐诗的原题、改题和拟题	216
唐女诗人甄辨	255
唐诗人占籍考	278
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	309
他山攻玉 各拥玲珑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的学术示范意义	339
贺知章的文学世界	355

唐诗人李昂、綦毋潜、王仁裕生平补考	365
跋王之涣祖父王德表、妻李氏墓志	374
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	381
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	384
郁贤皓先生《李太白全集校注》述评	403
杜甫为郎离蜀考	409
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 ——《杜甫为郎离蜀考》续篇	425
杜诗早期流传考	440
新发现杜甫佚诗证伪	467
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472
近期三种杜诗全注本的评价	482
李杜齐名之形成	489
戴叔伦诗补订	509
徐凝、徐嶷诗甄辨	512
大梅法常二偈之流传轨迹	514
斋藤茂著《孟郊研究》述评	520
瞿蜕园解读刘禹锡的人际维度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评述	525
许浑乌丝栏诗真迹与传世许集宋元刊本关系比较分析	545
曹唐《大游仙诗》考	563
张碧生活时代考	570
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	575
也谈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 ——答王达津先生	596
“花间”词人事辑	607
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	653
殷璠《丹阳集》辑考	686

唐代与翰林学士有关的两种诗歌总集考释	704
《唐人选唐诗新编》整理前记四篇	710
《才调集》编选者韦毅家世考	719
范摅《云溪友议》：唐诗民间传播的特殊记录	725
《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	742
《二十四诗品》伪书说再证 ——兼答祖保泉、张少康、王步高三教授之质疑	757
何光远的生平和著作 ——以《宾仙传》为中心	780
《祖堂集》与唐诗研究	790
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考	795
述国家图书馆藏《分门纂类唐歌诗》善本三种	816
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印行者考	829
所谓江标影宋《唐五十家小集》质疑	832
隋唐五代文学的基本典籍	835
隋唐五代文学与历史文献	875
日本汉籍中的唐代文学文献	895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分纂稿二十二篇	910

唐诗文本论纲

1981年春夏间因为学位论文答辩推迟,开始关注唐诗文献研究,最初的工作是把唐宋典籍中引到的唐诗与清编《全唐诗》作逐篇的对核,并有所记录。至今已经三十三年,有关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初几年在披阅群籍中发现一些前人漏录的唐诗,乃据目录有计划地广览存世古籍,居然有四千多首的新发现,后汇录成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的《全唐诗补编》。从1989年始,与国内一些学者合作编纂《全唐五代诗》,我承担除200家别集以外的所有部分编纂。其间傅璇琮、章培恒先生曾分别告我如此分工,你是吃亏的,但我觉若全书能够底成,个人也不必多计较。无奈历二十年终无所成,并因无趣的人事因素迫我退出。此为第二阶段。在年近六十之际,我不能不认真考虑。前年末为某丛书作序时,我说:“在我过于自信的判断中,觉得如果在自己学识逐渐成熟、积累渐次丰富的情况下,不完成此一工作,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巨大的损失。”乃毅然决定以一己之力,完成全书。工作量之巨大,所涉文献和问题之繁复,以及期待学术目标之讲求,确实都超过了我的预期,所幸一切都还顺利。我始终认为,每一位唐代诗人,每一首唐诗,都有各自的传播接受史,都有其文献流传衍变的特殊记录。要做彻底的清理,就必须调查所有与唐诗保存有关系的文献,包括所有的存世写本和刻本,并逐一地加以记录。检书求备,用书求善,引书求早,论断求稳,是始终坚持的原则。因为这些工作的进行,得以对所有唐诗文本流传中的问题,有不少新的认识,也不断调整工作计划和体例。我想借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将一些初步想法提供出来,听取各位的高见。

今人引用唐诗文本,一般仍引用307年前康熙朝编定的《全唐诗》。

这部九百卷的大书,由十位江南在籍翰林用一年半时间编完。迅速成书的原因,是充分利用了明末胡震亨《唐音统签》和清初季振宜《全唐诗》的积累。胡、季二书的三种文本现在都已经影印流传,可以逐一检核其间的因袭变化。《全唐诗》虽然带动了其后三百年唐诗研究的展开,但于其书本身存在的问题,学者可能并没有完全清晰的认识。据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唐代的诗篇》的统计,《全唐诗》收诗为49 403首1 555句。现在知道,200多年来发现的该书以外的唐五代佚诗,已经超过8 000首,而该书已收诗中,误收唐以前和宋以后的诗,已知超过1 200首;分别见于两人或更多人名下之互见诗,佟培基统计有6 800首。至于作者小传之缺误,诗歌录文之讹误,更是所在多有,不胜枚举。举些最常见名篇的例子来说吧。《登鹳雀楼》作者,典籍记载有王之涣、朱斌、朱佐日三说,这是诗的互见。“姑苏城外寒山寺”那篇,现在一般认为题目是《枫桥夜泊》,但该诗最早记录的《中兴间气集》之武进费氏影宋本,题目是《夜宿松江》。署名杜牧的那首《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杜牧集和《全唐诗》都没有收,应该是南宋后出现于民间,到《千家诗》方附会给杜牧。李白《静夜思》中的两个“明月”,可确认是明代李攀龙所改。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明代杨慎拟题。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在保存孟集初貌的宋本中的题目是《春晚绝句》。这些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历代研究不可谓不多了,尚且如此,一般作者传误情况更为严重。比如花蕊夫人,根据浦江清之研究,旧说后蜀孟昶妃费氏是错的,根据宫词的内证,应为前蜀王建妃徐氏。徐氏姐妹二人皆事王建,旧说是姐,浦考定为妹。此为作者之纠纷。《全唐诗》收花蕊宫词156首,其中伪作近60首,包括唐王建、杜牧和宋代王珪等人诗。而《鉴诫录》所载徐氏姐妹的诗,则应并入。所涉费氏“更无一个是男儿”诗,其实本为王仁裕诗,费氏或略改以对问,或其事本出文人附会。举这些例子是要说明唐诗流传分歧的情况,远远超过一般读者之认识,没有对文献典籍的通盘清查,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整理。

改编《全唐诗》的设想,1957年由李嘉言先生提出,当时主要设想为《全唐诗》做每篇的首句索引,以便检出全书中的重出误收情况,以便鉴别改编。后来河南大学用人工做《全唐诗每句索引》,也是立足这一设

想,即在清编《全唐诗》框架内重新编定唐诗。90年代初《全唐五代诗》之体例,我是参与者和执笔者,改为在以唐宋典籍所存唐诗全面普查基础上重新编纂全部唐诗,较前进了一步。最近二十年电脑普及和古籍数字化,在善本古籍利用、古籍文献检索以及前人研究成果利用方面,都较前有了革命性的变化。相对应的,我们对大型断代诗文全集之编纂也应该有全新的要求。我近年在对唐诗全部文本彻底清理基础上,认识也有许多提升,最重要的:一是唐诗编纂应该尽可能地恢复唐人最初写诗时的面貌;二是前代古籍校勘学更多希望通过文本校勘,改正文本流传中的讹误,写定一个错误较少的文本,但对唐诗来说,仅此远远不够,我近年更多认为要把唐诗文本形成、刊布、流传中的多歧面貌充分地揭示出来,为后人的研究展开立体空间;三是一代全集编纂的目的是储材备用,要全面吸取前人的成绩,尽可能地避免主观臆断、好奇逞气、标新立异,有层次地将文本演变传讹的过程揭示出来。

以上订定原则、确定目标容易,要在五万多首唐诗的重新写定中贯彻始终则谈何容易。在此我想主要谈几个问题,即:一、唐诗文本应该包括哪些义项,应该如何确定收录范围;二、五万多首唐诗是通过哪些途径得以保存至今,要尽可能地接近唐诗写作的原貌,应在群籍利用中注意哪些问题;三、唐诗最初文本的面貌是如何的,产生歧互的原因有哪些;四、在求全和求真难以两全其美的情况下,当然应以求真为第一要义,但也应分层次地将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传讹、依托、疑伪、确伪的作品揭载出来。

一 唐诗文本的收录范围

第一点比较容易说。我在十多年前曾有《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回顾与展望》(刊《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一文,曾说到收录范围,包括空间范围、时间范围、语言范围及文体限定等原则。就唐诗来说,空间仅限宽义的大唐帝国范围(比唐王朝有效管理地域为宽),域外人士仅收在唐所作汉语诗和中国典籍所存外人诗。由于宋明以降都认为五代十国是唐之馀闰,视为整体,故收录上限为618年唐之立国,下限只能参差一

些,以960年至979年十国陆续归宋为断限。语言范围则只能不收非汉语的作品。文体限定方面极其复杂,我现在采取的是诗词兼收、诗文循传统严断的原则。虽然今人已经另有《全唐五代词》的编纂,但纯粹的词在全书中大约不到五分之一,诗词之间的作品数量太多,且今人编录词作对明清词家认可而其实与唐时诗集距离很远的作品,妥协太多,再次鉴别收录还是有必要的。诗歌各体的收录,仅在清人所定范围外增加具备诗歌形式的偈颂道歌,这已经为学界普遍接受,争议不大。

就诗歌本身的校录来说,我认为完整的校录应该包括以下各项:一、诗题。二、诗序(少数有启、书)。三、本文。四、署衔或附记。五、本事。

诗题看似简单,今人见到《全唐诗》里的诗题,以为全部出自唐人手笔,其实不是。诗题的最早文本是在唐诗实际形成过程中人际交流的记录,即彼此多用敬语,文本较为庄重。在敦煌、日本所存唐写本、部分刻石和少数文集中,还可以见到此类题目。稍次文本为作者或亲朋编录文集时改定的题目,庄重的敬语或已改为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文本。后世诗歌流传中,题目是变动最多的部分。总集、选本编录时要划一体例而改动诗题,后人引录时经常未必需要全引作者长题,后代诗话、选本、类书中不断将原题简化或删除,而在民间流传中,则最简单地引诗,经常将作者与诗题都忽略了。许多诗歌最早见于史书、笔记、诗话的本事记录中,并没有题目,明清编录总集时,为了称引的方便,分别代为拟写题目。此类改题、拟题的诗作,在全部唐诗中大约占五分之一以上,而半数以上的唐诗都会有几个繁简不同或内容有差异的诗题。

《张说之文集》中有开元间几次大规模宫廷唱和诗的相对完整的作品保存,每一次都有一篇长序,说明此次唱和的原委。武后时的石淙唱和也是如此,刻石还在嵩阳书院附近,完整拓片也易见。日僧空海、最澄、圆珍归国送行诗原卷尚存,都有序说明原委。敦煌写本中有时诗前有书、启等不同说明文字。后世文本流传中,有的诗序始终作为整体保存,但也多有分别保存的。将诗序一并收录,对了解诗意极其重要。前人做了不少拼合,我也检出许多。估计诗、序分别由不同人执笔者,仍会有所缺漏。

诗歌本文当然是录诗的主体。需要说明的是,一首诗存在大量异文,或有完整残缺的记录,原因很复杂。必须考虑作者本人修改和作者诗意重复的因素。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何尝不是所有诗人的写照。杜牧《张好好诗》真迹和《樊川文集》收录本的文字差异,并非流传造成,应该是此度真迹和他写给外甥裴延翰并编入文集的文本的差异。即便率性作诗的李白,也可找到确切本人改诗,乃至将原诗改得几乎完全不同的记录。至于作者本人之诗意重复,如大历诸人与晚唐李频、方干等人有许多案例,我认为原因在于才情有限而应酬不断,乃至如此。就此而言,杜甫在人生困境中大量写诗,句意很少重复,实在难得。贺知章的两首《晓发》,八句五律为:“江皋闻曙钟,轻曳履还舡。海潮夜漠漠,川雾晨溶溶。始见沙上鸟,犹埋云外峰。故乡眇无际,明发怀朋从。”四句五绝为:“故乡杳无际,江皋闻曙钟。始见沙上鸟,犹埋云外峰。”以及《偶游主人园》:“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漫愁酤酒,囊中自有钱。”诗意当然已经完整。而《宝真斋法书赞》卷八录唐人草书《青峰诗帖》:“野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漫愁沽酒,囊中自有钱。回瞻林下路,已在翠微间。时见云林外,青峰一点圆。”可能是前诗的最初文本。在承认诗歌文本多原成因的前提下,我觉得这些诗歌还是以作别本的方式编录为妥。当然,绝大多数的诗歌文本歧互,是因为流传中的各类原因造成,可以通过校记加以记录揭示。

在古写本和石刻中,部分唐诗有署衔、时间或附记,这些内容虽然不是诗,但是研究诗歌写作时间、原委的重要记录,也都值得保存。总集或部分别集之附见诗,也有相关内容,有必要加以记录。

本事是诗歌写作缘起、过程以及影响等具体事实的记录,很多见于史书、笔记、诗话、小说中。有时诗歌原本也存,可以和本事记录比读,如乔知之《绿珠怨》的本事,虽然事实的三种记录稍有差异,但与诗歌本身可以印证,是理解诗意的第一手记录。有些本事本身就依据作者原诗之诗题加以敷述,如《本事诗》所录刘禹锡《玄都观》诗、元稹《黄县县》诗等即如此。有时本事记录极具传奇色彩,但核诸史实,并非虚构者,如韩翃《章台柳》、崔曙“曙后一星孤”之类。有些因为原诗和其他记录具在,可以确

认传说全出虚构者,如宋之问灵隐寺作诗偶遇骆宾王指点之类。由于许多诗歌仅因本事记录得以保存,其事其诗事实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无从割离,如崔护人面桃花、顾况红叶流诗之类皆是。如神仙鬼怪、歌谣谚讖一类作品,十之八九是靠这些记录而得以保留。编录这些诗歌,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录诗的同时,保存本事的 earliest 最完整的记录。凡本事与诗歌有事实差异甚至全出虚构的,宜援据文献,作适当的辩说。我近年特别悟悟到,文学作品的传异、传讹,是文学传播中的特殊和必然现象,虽然无法完全作出合理的解释,但辑录其变化轨迹,对学者进一步研究极其珍贵。

二 五万多首唐诗的保存途径

存世唐诗的总数,就我不太精确的统计,大约为 53 000 首。这一数字的依据是,《全唐诗》存诗 49 403 首,去除重复、误收大约 4 500 首,加上补遗诗约 8 000 首(最近二十年陆续有新的发现,但感觉总数还没有达到 9 000 首),作者大约 3 000 人。虽然与明清两代数量巨大的文本比较,这一存诗数不算太大,但因为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典范地位,历代对于唐诗阅读研究的巨大成就,以及清代已经有《全唐诗》而当下须达到足以升级换代的高度学术要求来说,唐诗文本的重新写定是一项极其繁复的学术工程,决非约几个研究生分别负责就能够完成的。而要达成上述目标,前期文本调研和学术审视极其重要,关键是弄清这些诗歌通过哪些途径得以保存,所涉典籍具备哪些特点和问题,从而确定整理方案。

就唐诗保存途径来说,最主要的是三方面,即别集、总集和其他。

今存大约三分之二的唐诗是依靠别集保留下来的。见于记载的唐人别集大约 500 种,具备第一手保存文献意义的大约不足百种。这些别集虽然似乎每一种都有许多版本,今人研究也已经很充分,但似乎没有人将这些别集所存诗与其他典籍所存诗作过彻底的对读,以确认各集的实际价值。我在初步研读后认为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的层次。(一)别集中能保存唐人第一手写作原貌的别集很少,但有子存者,如日存唐写卷子本《翰林学士集》而实为许敬宗集残卷者,如《窦氏联珠集》和《李卫公文集》

中的部分内容,其特征是诗题保持唱和应制时的原貌,并保存完整的署衔。总集中的《松陵集》也如此,因此而特别珍贵。(二)唐代由作者本人编次,或身后家人或门生编次,虽已经不具备最初人际交往时写作的面貌,但还能保存唐人原编面貌者。在此可以举出王绩、陈子昂、张说、权德舆、皎然、徐铉等集为例。根据诗人手迹校录的文本,如许浑乌丝栏诗真迹、李郢自书诗卷,皆弥足珍贵。皮日休《皮子文藪》是自定行卷文本,陆龟蒙《笠泽丛书》为自订文集,皆可珍袭。唐中后期有一些小型诗集的出现,如李咸用、罗邺、刘沧、苏拯、李中等集,皆与他集很少交集,可以信任。(三)与初编面貌已经有所不同,经过唐末、五代或宋初人改订,但基本格局未变,或稍变而未作重新编次。可以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集为例。以上三类别集,除极个别的作品误收外,所收诗大体无误,可以相信,且作为与他集互见考订的依据。凡出唐人原编者,其编次不分体,不分类,也很少编年,大致存前后顺序,又不太精密,另略附同时唱和诗作。这是唐人原编辑的基本情况。明以后常批评编次无序者,其实是唐人之面貌。(四)北宋人编次者,有三类编次体例很常见。一是区分古体、近体但不再细分,如王洙编《杜工部集》二十卷本即如此。熟悉宋人文集的学者当可理解,如王禹偁、欧阳修、苏舜钦、司马光诸集皆如此编纂,是当时的流行。二是分类本,如李白、韦应物、孟郊、姚合诸集皆如此,各集编次水平相差较大。如同为宋敏求所编诸集中,孟郊集编纂质量最差,收进六朝的道歌,孟云卿、聂夷中的诗篇,甚至可能有五代徐仲雅(字东野)的诗。三是保存文本来源记录者,如宋敏求编《刘宾客外集》保存援据各种唱和诗集采诗的痕迹。另如贺铸补订许浑诗,南宋初年人编黄滔、卢肇诗,也能记录文本来源。(五)南宋人编次唐集,留下具体记载的不多,如杜审言集。但留下南宋刊本者较多,尤以蜀刻本唐集二十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二十三种,台湾藏欧阳詹集去年世界书局影印)和书棚本唐集为可珍贵。宋刻本不仅印制精美,时间较早,而且因当时风气,很少随意伪造、篡改唐诗文本,虽然有刊刻、校勘水平上的差别,但一般没有明人那样的随意编造甚至恶性造伪的情况。我特别要说明的是,明代以后直至近代出现大量的仿宋本、翻宋本乃至所谓影宋本,假的很多。如近代号称江标影

宋书棚本《唐人五十家小集》，即属伪托，近代哪里还有五十种书棚本唐集？（六）金元至明初本唐集，大体仍存宋之遗风，大体可信。明初唐诗文献大体可以《永乐大典》《唐诗品汇》《诗渊》为断限。《诗渊》错误很多，那是水平差，不是造假。（七）弘治、嘉靖以后，为尊唐的时风所趋，出现数量很大的唐集，且经常以源自宋刻的面貌出现，其实很多出自书坊的伪托。其间佼佼者则为据唐宋常见书编录唐诗集，所据最多的文本为《文苑英华》《初学记》《唐文粹》《乐府诗集》《唐诗纪事》《万首唐人绝句》以及唐人选唐诗等。当时虽宋本不难见到，但诸书因编录草率，错互极多。其编次则一律改为分体本，即将各集的诗歌一律按照乐府、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五绝、七绝来分类。这当然为了明人研习唐诗的需要，但若唐人组诗分含诸体，就不免割为几篇。根据王运熙老师对唐人有关诗歌分体的看法，唐人不是如此分体的。如唐人对诗律未叶者多视为齐梁体，开、天以前诗人对于古近体诗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明代有多种唐集汇刻丛书，其内容大同小异，就是彼此因袭的结果。更恶劣的则是根据各种文献伪造唐集，如已经前人揭发的戴叔伦、殷尧藩、唐彦谦、牟融、张继诸集均包含大量从宋至明的伪诗。《全唐诗》所依据的季、胡二书，即是以这些明本为主要依据而编成的，因此造成数量巨大的重出误收情况。当然，明人编刻唐集不是一无是处，但要区别对待。多种明人编刻唐集所收诗，在唐宋类书、总集中可以找到全部文本来源，文字显然更为优长。是否还都要依据别集整理，确实值得认真斟酌。（八）《全唐诗》成书后的唐集编刻，既有学术水平很高的精校精刻本，也有根据《全唐诗》摘出而成的坊俗本，后者如褚亮、魏征各集皆是，《续修四库》收张螭集也是后出的文本。

总集情况需要分别叙述。最重要的是《文苑英华》，存诗约 200 卷，逾万首，为保存唐诗之最大功臣，也是明人采编唐集之渊藪。明代的闽刻本错误很多，中华书局 1965 年以宋本 140 卷配明本 860 卷影印，且根据傅增湘校记新编目录，为通行佳本。近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也影印了傅氏《文苑英华校记》，台湾史语所影印了 271—280 共十卷，给学者莫大便利。如果有学者能够根据存世的各种《文苑英华》明钞本汇校该书，当然是功